

文藝創作講座

第四卷 目次

文學史
講座

新俄文學十五年

土人譯

藝術基
礎講座

藝術問題總論

華蒂

一般藝術學(四)

戲劇
講座

悲劇研究

朱介民

戲劇
講座

戲劇藝術論(三)

涅珂

電影
講座

電影概論

般作楨

馬彥祥

童話講座

童話學(四)

趙景深

詩歌講座

詩歌作法

森堡

文藝理論講座

創作與生活

糜一勺

文藝之社會的使命

馮潤璋

文藝思潮講座

文藝思潮(四)

張資平

作家研究

現代俄國作家自傳

勉之譯

法國作家研究

洪秋雨

文學研究

蘇羅埃文學

士人譯

文學史
講座

新俄文學十五年

采林斯基作
方士人譯

因為蝙蝠們受不住，我們就必須要屏棄那輝煌的太陽光麼？讓它們成千成萬地迷瞎了眼睛算了，總不能爲了它們的緣故，而把太陽遮了起來呀。

——沙第

俄羅斯文學對於布爾塞維克十月的接受，那樣子是非常地紊亂的。舊俄羅斯的自由人，folk-lovers，批評家——最重要的俄羅斯作家——並不會接受十月革命，反而逃避到外國去了，開始誹謗革命，而且，竟忘記了他們那人道主義的傳統，呼籲『血與鐵』以反對那些揭竿而起的『平民』。

這個，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和它的黨，並不是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在小布爾喬亞知識階級——尤其是在歐洲——中間，起先確被它弄得十分狼狽的了。怎麼能夠不狼狽呢？俄羅斯文學，老早就以最高尚的人道觀念之戰士而著名的呀，當社會主義真實地出現時，却逃避掉了。這個，是一點也不需要加以什麼說明的，一個人必須要從新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高峯檢閱文學現象。

含有教育倫理意味的，俄羅斯文學『意特奧羅基上的』人物的傳奇，的確是散布得很廣的。幾十年前，紛革洛甫教授就真的寫過一篇名為『俄羅斯文學中的英雄人物』的著作。托爾斯泰和杜斯妥夫斯基，被推為，領導着人類生命和靈魂的，人生教師。

和法蘭西的或英吉利的文學比較起來說，一個人必須承認，在最優秀的俄羅斯作家之中，可以找到一種意特奧羅基和倫理化的巨大混合物——為解放的觀念而努力的、一種抗爭。

這種抗爭發端於沙皇俄羅斯中文學的陣地。在戈果爾所描繪的那官僚政治的怪相，以及奧思忒羅夫斯基所敘述的那商人的鼻頭中間，在經濟落後，文化缺乏，被沙皇朝廷，被貪婪的官僚政治，被兇惡的警察和警察署檢閱官壓迫着的一個國度裏，文學實際上乃是苦痛和抗議的唯一出路。俄羅斯，和「開明的」西方比較起來，那經濟與文化的落後，繼續不斷地刺載着知識階級那「啓蒙運動機關雜誌」的活動。

有些貴族作家，甚至也投到被壓迫階級這一邊來了，這樣子正說明了俄羅斯生活的矛盾。所以利奧·托爾斯泰在他的作品中竟表現着農民的觀點，列甯說托爾斯泰乃是「俄羅斯大革命的鏡子。」那些高尚的抗議者，開始像席勒，結果像退耳，就他們的身分講，實際上都是小暴君呀，而在寶座的陰影底下，却表演着大規模的叛逆行爲，像這樣子的事情，更是常常可以碰到的。

不管他們主觀的願望怎麼樣，戈果爾，托爾斯泰，薩爾台科夫·士濟得麟，甚至有時連杜格涅甫，也都常常替那國度盡了革命清道夫的任務。甚至連杜格涅甫，

『最歐化的』，最唯美的俄羅斯作家，也把這個認為是自己的使命，不能夠把自己只局限於獨占的藝術家的趣味之中，而立了一個『漢尼拔的誓』，爲反對農奴制度而鬥爭。這種傳統，乃是俄羅斯文學遺產中最值得重視的部分。所以俄羅斯文學，在這種傳奇的光輪中，差不多是用革命的帽章裝飾着而出現於西歐的，真的穿着一件托爾斯泰的襯衫，拖着杜斯安夫斯基那囚徒的鐵鍊：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呢？

不過，俄羅斯文學那自由的令名，只是在於盡力隱蔽那具體表現在文學中的迥然不同的階級利益。俄羅斯文學能夠表現玫瑰色的，而且只能以它的雪，以它那『斯拉夫的靈魂』，以莫斯科街道上粗暴的漢子，以文學中那普濟衆生的淚，去接觸那沒有什麼識別力的讀者，吞嚥着『神祕之東方』的那些西方小布爾喬亞。俄羅斯文學實在代表互相敵對的，而且不能和解的階級勢力。

第一個被十月革命擊得粉碎了的，就是俄羅斯文學中那一貫的玫瑰色的傳奇。十月革命建立了一種真理，由普羅列塔利亞特看起來是非常地單純而且非常地明白

的，就好像是大家經驗過的一種事實。階級鬥爭的堡壘，放在俄羅斯作家們的中間。這個是和文學觀念中那些最初的重要的理論上的勝利相伴而來的。蘇維埃文學的歷史就從這一點開始。它是一種爲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文學而鬥爭的歷史。在這種鬥爭——一種階級的，意特奧羅基的鬥爭——的軍底底下，所有我們蘇維埃作家的工作都配合起來了。

十月把俄羅斯文學劃時代地分開了，那時她歷史前台的中心，正被一羣受過歐洲教育的，帶着他們自家的哲學，帶着轉變文學而且轉變俄羅斯文化的一種全部計劃的，那些重要的而且嶄新的藝術家們佔領着。這就是那些象徵派。

和勃留梭夫，白萊意，伊凡諾夫，巴利蒙特，布洛克，梭羅古勃這些名字聯繫在一起的象徵主義，是工業資本利潤的一個產物。以他們的銅茶壺和“Niva”星期文學茶會，將那過着野鄙的生活狀況的俄羅斯，有着腐化的莫斯科客廳和商人別墅的俄羅斯，去沉淪於梅德林和波特萊爾的神祕，沉淪於西方工業文化之微妙的精神

修鍊，這便是象徵主義的基本意義。這是和摩洛佐夫的奧累布辛斯基的有開，以及摹倣比利時的和英吉利的樣式，來努力改進他們工廠和鑛山，對他們的勞動者所加的亞細亞式的剝削，相平行的，一種俄羅斯精神上的『歐化』。和這種布爾喬亞文學對立着，有從論集“Znan'ye”而來的“Znan'yevskiy”。這裏邊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不過他們却總是轉向廣大工人羣衆，爲『啓蒙者』的使命而奮鬥。這裏有庫普林，阿爾志跋綏夫，紮采夫，塞基愛夫·成斯基，萊昂李得·安得列夫。以馬亞可夫斯基爲領袖的俄羅斯未來派，一羣文學叛徒，則完全獨立地站着。

當『曙光號』巡洋艦的大砲，正從尼瓦向那個已經佔領了冬宮的克倫斯基發出去的時候，俄羅斯文學中最歪曲的路線，也被推倒了。當革命掃除了拉斯普廷和尼古拉二世，而毫不躊躇地，向資本家工廠的金庫，以及大地主的土地進軍的時候，文學上自由人鼓吹起來的那矯揉造作的『革命思想』，就像肥皂泡樣破裂掉了。它那像棉花樣的小布爾喬亞的根性，被暴露在它那一切的醜態中。有些，像庫普林和

紫采夫，出洋去了，有些留在國內，想暫時用他們那惡意的箭投擲革命的臉。

這是最初的恐怖時期。國內戰爭的紅雲，充溢了一切。列寧離開斯摩萊，到郊外去參加工人會議。人類的新紀元，在難中誕生了。機器停掉了。衣食缺乏得沒有辦法。但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火焰，工人廉潔的英雄主義的火焰，正在歷史的鎔爐裏燃燒着。這個時候是沒有什麼工夫弄文學的。不過，爲了不要使作家們失掉了憑藉，勝利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就在彼得格勒，給他們一所住宅，給他們一口糧食：生活而且工作。

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零幾年中，那些不會出洋的，或者本想逃出洋而不會逃得成功的，十月前的老作家中的殘餘分子，依然潛伏着。黑普斯和梅壘什可夫斯基，磨拳擦掌地寫道：

『我們將要默默地把他們縊死……』

在莫斯科，蒲寧把綏拉斐摩維支從作家協會裏開除，因爲綏拉斐摩維支『已經

加入了布爾塞維克。」有些在背後咒罵着，狂吠着，有些逃到頓河哥薩克那兒去，參與陰謀。正統派哲學家，白狄愛夫，神經受了刺戟，變成殘廢了，時時刻刻在饒舌，說要召回什麼俄羅斯知識階級的『宗教的良心』。

過去，是在惡戰苦鬥中過去了的。然而，它已經永遠過去了啦。這一點，對於幾位卓越的藝術家是很明白的。在初期，不但馬亞可夫斯基和葉賢林，而且像勃留梭夫，布洛克，和白萊意，這些詩人，也都投入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

爲什麼呢？請問讀者。爲什麼這許多布爾喬亞的知識階級和過去完全決裂了呢？爲什麼學習觀念論哲學的學生們，唯美的貴族，不怕離開了他們那知識分子商人的別墅，而跑到大街上去，和那些穿着滿是污泥的鞋子的，荷着來福槍，舉着革命的紅旗的那些革命士兵，並排地站在一塊兒呢？

「禍其降臨於布爾喬

我們將要把全世界燃燒！」

亞力山大·布洛克在他那有名的詩『十二個』裏這樣寫了。

這種現象，起初一看，倒似乎是莫明其妙的，其實，乃是由俄羅斯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性所準備好了的。在歷史進程中落後，在這世紀的開頭，和『繁榮』一同，它就引起了它自身的滅亡和瓦解。而象徵主義，作為一種文學上的現象，把頹廢和帝國主義侵略，精神修鍊和對西徐亞人的加緊壓迫，二者間矛盾的要素，從內部聯接了起來。那些主觀上接受了十月的，象徵派，是把它作為一個大的報復，把它作為『黑茅草蓬的俄羅斯』受了如布洛克一詩所題『新亞美利加』信仰的洗禮，而接受了的。

這個，自然，並不會和十月革命的真實內容完全一致。布洛克，葉賢林，和馬亞可夫斯基，對於舊世界沒落與崩潰的靈感，最初只能作為『超革命觀』而出現。虛無主義的外套，隱蔽着小布爾喬亞對於那動搖着一切生活基礎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恐怖。在他們的心底裏，這些小布爾喬亞正在追尋着夢境，抒情，和溫

室。

作家們圍爐會合，古對摺本和百科全書大字典，放在煙塵之中。作者之家用『書之一角』的標題發行那瘦削的雜誌。那兒是一個幽閉着的世界，差不多只是一個家族的集團，出版着個人的私信，人們在相互地吹毛求疵。

在叫做『藝術之家』的刊物裏，扎瑪金發表他的論文『我怕』。『我怕』，他寫道，『我們將沒有真實的文學了。』

自然，保護其階級利益的那『真實的』布爾喬亞文學，不能再存在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國家裏了。它的歌已唱過啦。從舊文學的廢墟底下，却已爆發出那新文學的綠芽來了。

十月後最初的兩三年，是十月前文學的日暮。在那幾年中，未來派將一個短短的時期支持過去了。俄羅斯的未來主義，採取了一種和意大利的未來主義及瑪黎訥歸完全不相同的動向。我們的未來派所處理的『對風雅的打擊』實含有一種社會的

動因；它是反對布爾喬亞及其小宇宙的一種叛亂。我們的未來派，用驚喜的吶喊歡迎十月革命。他們湧到大街上去，把大街上貼滿了標語和詩歌。這一切都是帶點狂氣的，反常的，依然展開着“épater le bourgeois”姿態的痕跡，吵鬧着而且挑戰着。

但是，把十月革命作為一種全稱的否定和擴大的破壞而接受了，乃是一種小布爾喬亞的接受。所不同的，只是在於這種小布爾喬亞的型，在俄羅斯炫耀着他約『革命思想』，而在西方，却以俄羅斯藝術叛徒的畫瑟嚇着他的讀者。盧那卡爾斯基在未來派雜誌『抗閱藝術』中說，未來派對過去所抱的那種破壞的態度，使他驚駭，像煞是一種判然的派別，而裝着一種像煞是個有權威者的聲音的。他們那種傾向，也使他驚駭。

雖然，馬亞可夫斯基及其羽翼，那般少壯的莽撞精神，號召民衆從象徵派的『天堂』和抒情的 ikon-jemps 上面下來回到『一個活着的妻子』那兒去，訴諸

全世界的那種羅曼靈感，這一切，在後輩青年當中却獲得了很不小的成功。

那時期作家們的實生活和文學交織着。白色武裝干涉的環，包圍着俄羅斯。每種東西都被送到前綫上去了，送給政治宣傳機關。沒有紙，印刷機都停掉了。書籍差不多都不出版了。每種東西，每一張紙頭，每一包麵粉，通通拿了做防衛去了。這時候，在困苦的莫斯科，人們沿着黑暗的街道爬到的威爾斯加雅地方那些放蕩不羈的詩人出沒之所去。在『飛馬座』裏，你總可以弄到一杯咖啡和糖精的蟹腳茶溫暖溫暖你自己，而且同時，還可以聽聽有名詩人的朗誦。勃留梭夫，馬亞可夫斯基和葉賢林，在那兒朗誦他們的詩篇，和着陶器相擊的叮叮聲，新藝術在那兒風行着，諸神和諸女神在那兒退位，登位。每個人在那兒總愛冒險。大概真是用酒和破酒杯來決勝負的。從葉賢林的一首詩裏，可以記起『飛馬座』的座右銘來：

『呵風嘯，請把你滿嘴的落葉吐去，

你，和我同樣，也是一個暴徒。』

在那兒，（由『幻想者』一字轉來的）形象派的詩派，統治過一個短短的時期。一種絕望的流浪，絕望地，無目的地，在那兒攜手同行。俄羅斯文學的咖啡店時代，是非常地出風頭的。

在最初的五年中，也已聽見了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最初的呼聲。他們老早就已經存在了的，不過，到這時才替他們開拓出廣大無邊的地平綫來。最初的，如他們所自稱的『鍛冶廠』（Kuznetsy），就這樣響了起來。以後從這個團體裏就產生了革拉特可夫，『水門汀』的作者，廖悉珂，『鎔鑪』的作者，尼啓孚羅夫，『燈下』，『女人』的作者，巴克梅諦愛夫，『馬丁的罪惡』的作者，白萊左夫斯基，『婦女路綫』的作者，及其他。這些人的出身，大半都是工人××主義者，他們文學上的手法，大半都是寫實的自然主義者，只有革拉特可夫却是例外。他的手法被羅曼主義的強壯劑所潤飾。『鍛冶廠』一派的初期成績，尤其是詩人基里洛夫和蓋拉可摩夫的初期成績，特殊性是在於瀰滿了一種羅曼的暴風雨，表現着革命的巨大

性，充溢着內心準備去擁抱全宇宙而狂歡地和它合而爲一的時候的那種強烈的情調。這種世界主義的時期，不久就讓道給那爲着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中的階級內容的鬥爭了。

必須把一九二一年視爲蘇維埃文學的曙光期。最初的蘇維埃文學定期刊物，『赤色新地』(Krasnaya Nov) 和『印刷與革命』(Pechat i Revoliutsia) 就是在這一年裏開始出現的。

青年人開始從前綫回來了；戰時××主義時代已經完結。國家剛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庫普林的『決鬥』中的主人翁，軍官們，和那些外國武裝干涉者一同，都是從少年共和國的內心裏被拖了出來的人物。商人從他們的店裏被拖了出來，農民懷着期待了好幾世紀的憤激的熱情，開始耕種那些大地主的土地。但是，被矛盾烟迷得窒息住了的這國度，要按照××主義的原則改組，却是非常地費力的。各種不同的經濟組織，——列寧算過，從家長制的到社會主義的，共有五種不同的經濟組